

知
𧰨
𧰨
𧰨
𧰨
𧰨

吹萬樓文集卷七

金山高 變寒隱

寒隱社小啟

在昔步兵一去空山久無哭聲玉田云亡西湖猶生清響蓋
懷抱別具靈臺蘊鬱積之奇高尙是耽衡門樂棲遲之雅日
暮途遠不見古人雨晦風淒爰思君子殘宵耿耿秋燈煮其
夢魂落葉蕭蕭寒蟲助余歎息邀來明月步出空庭遠籟微
聞百感交集俯仰身世嗟秉性之寡諧陶寫平生拾墜歡而
邈若況今者天方薦瘥士爭媚俗狂風飈起儼如疫癘中人
異說朋興等似塵囂撲面而走也偶同混俗頗異酸醎土木

形骸樊籠毛羽撫孤琴而惆悵獨寐寤言褰芳杜以沉吟湛
然自守夫生旣無益於時死願罔聞於後春風無主覺逃者
之自愉秋雨索居悟浮生之靡樂因思約素心而數晨夕結
勝侶以賞芬馨南山當窗望古而歎西風滿野吾道其孤倘
有守雌癖士抱拙迂儒甘落寞於窮鄉課微茫於暗室擬評
松菊呼五柳以相隨同理弦歌招兩生而偕隱果能遜世无
悶盍與把臂入林乎是故攄懷舊之蓄念聊當加餐發潛德
之幽光不求聞達觀乎斯世之識時多俊不妨隱豹深藏怪
乎熱客之謀國偏長無甯寒蟬自況士各有志平居可共舒
其情獨善亦佳標榜原爲我所恥夫出谷鳥鳴猶知求友忘

機鷗泛亦解呼羣披薜荔而風木冥冥山鬼疑笑溯蒹葭而
煙波渺渺伊人可懷羌苟聞聲以相思則走亦願引爲同調
孤雲宛在尙毋金玉爾音清泉要盟敢永瓊琚之好敬啟已
酉七日

國學商兌會小啟

在昔秦政焚燒六經尙存孔壁漢武罷黜百家猶在人間故
有人泉出天之精誠卽爲古聖先民所呵護學之不講古義
奚知辨有未精大道斯隱自匡劉以大儒而附僞莽絕不來
君子之誅吳許以道學而仕胡元反得享太牢之奉蓋人心
之盡死皆由學術之不明矣夫國而無學國將立亡學鮮眞
知學又奚益況凡今之人不尙有舊視典籍如苴土淪墳索
於草萊戶肄蟹行之文家習象胥之籍倚席而講匪博士之
才抱經以行喪宿儒之業見披髮而祭野辛有所以興悲作
胡語以罵人表聖因而致痛爰立斯會冀挽頽波非敢強人

以從同聊繫絕學於一綫空山落寞精義以闡發而益深斗
室沈吟玄諦因推敲而愈顯孤證妙解必使切理而鑿心觸
類旁通亦不逞奇而眩異邦人諸友凡百君子如有樂乎此
者敢望貽我佩玖同歌邱中有麻與子偕行共采中原之菽
民國紀元三月日敬啟

請省會提議修江蘇通志並各縣縣志案書

志者史之權輿也語曰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孟子亦謂友善始於一鄉是以入境問俗掌故能嫻具體而微雖小必備而況推而至於一縣更推而至於一省而可記載久缺乎嘗攷周禮外史掌四方之志鄭註釋之曰若晉乘楚檮杌之類是則古者各國志乘咸有專書而皆有官以守其職故司會以志書籍司書以志政令黨正閭胥以志人物誦訓以志民風小史以志氏族形方氏山師川師原師以志輿地大司徒以志物產更重之以太師之陳轅軒之采雖至僻遠之區尤必纖悉靡漏可知周家之治天下設官

分職無一而無記載而記載又無一時一地而或遺古人於志乘之事如是其重者無他蓋以一代之史必當合各邦之所記而成且保土念深則愛國情切也後世省邑之志卽可擬於古之國史然而往往掇拾鮮精言無典要而史臣無識又不加注意是以各自爲書體例互異自來志乘所紀大抵與國史多不相干此則由於載筆者之陋而有失古之意矣自清祚旣亡政體之變更爲伊古以來所未有凡百事爲皆待整理邇者史館諸人方擬編輯清史誠爲今日當務之急然愚以爲欲輯一代之史而不從省邑志乘著手則雖極美善終屬缺而不完質言之則但可爲帝王之家譜而不得爲

一國之良史此亦史家之通病也孔子作春秋必取資於百
二十國寶書然則世苟有閎識君子而操史筆將不於各省
邑之志乘是賴而誰賴乎我江南通志之修輯於今已百六
十年迄未有江蘇通志若各郡縣志乘失修者或數十年或
百餘年不等其識時之士每好博通重譯侈口談瀛而鄉邦
文獻之傳轉多置而不講殆所謂數典而忘祖者歟今擬請
爲提議從速開局公舉編纂若干人修輯江蘇通志並妥定
體例卽由通志總局頒布各縣令同時各舉編纂修輯縣志
並一律遵用所頒體例不得過相懸殊修輯定後乃上其書
於總局卽可供通志之采擇如是則有條不紊按籍可稽豈

不成志乘之大觀而可備將來國史之所取衷也哉嗟乎此
百年數十年之間學士大夫不能稍置手眼於閒冷之地其
典章文物之大湮沒而失傳者已不知凡幾脫略無徵影塵
易去耆舊彫謝傳聞異辭使及今不爲修輯恐更閱數十年
其大好之事實亦將灰飛煙散不可得矣夫江蘇人文素稱
甲天下而風氣之開亦最早今一代告終則有若法制之更
張府縣之裁併種種興革皆不可以無所結束則修輯省志
及各縣縣志之舉似不容緩也請卽以江蘇爲首倡可乎

答王景盤論文書

景盤先生足下不佞瀕海之迂士也行能無所似山居自適
獨抱硜硜久不欲有所見於世乃者忽奉損書謙光下挹情
意殷渥若以不佞爲粗知文事者不佞其何敢當此雖然誦
足下之書其志則旣高矣其辭則旣精矣刮磨研練讀書有
得從此而進焉古人不難跂及若足下者正不佞所樂交者
也夫旣樂與交矣而不以一二所得告之可乎竊嘗以爲文
也者隨時隨地而變者也然文而無古人之氣不可也讀其
文而不知其爲何人所作亦不可也文無古人之氣則學不
足而中必有所未富學不足者其失也俗學足矣而不本於

性情之地則雖至於古人無當也不本性情者其失也僞俗與僞皆文之所忌不佞所持以爲文者惟求其大端之無謬而已秦漢唐宋馬班韓歐似不必有所拘也來書所論善矣第不佞之見稍異於是感足下之懇懇故不揣狂愚爲略而言之國學商兌會爲不佞等所發起聊欲藉文字之因緣以嚶求夫朋友足下惠然入會既見君子風雨論學固所願也斯文未喪吾道不孤矣臨穎神馳還答不悉高鑒謹白壬子十月五日

答王景盤書二

景盤先生足下接奉還雲環誦之餘欽慕奚似足下以旭日方升之年志名山卓絕之學虛衷自抑有得不矜將來登峰造極定未可量以視不佞驚緩荒廢年壯無成相去實難計數而反下問殷殷辭意兼至旣感足下之誠復不自覺其慚悚無地矣夫京師固夙稱人文薈萃之區也足下遊此數載講求討論豈患無人乃必加意於窮鄉僻壤深藏伏匿之士足下殆非今之人與世俗嗜好有迥殊者焉從此郵筒往返得於寬閒寥寂中相與商量舊學其樂何如承索拙著未耐寫錄茲姑寄印刷先母事略及先聘妻壙銘各二份藉求賜

鑒嗟乎此不得爲文也亦淚痕所凝結耳如觀我文而不加
憫惻但以文字視之則我心滋痛矣高燮白十月廿四日

答王景盤書三

景盤我友惠鑒好學如足下而撝謙已甚令人跼蹐敬承大
囑改稱吾友亦欲以切磋之誼望諸足下耳先介弟銘幽之
文旣奉嘉命本可勉爲惟曇花一現苦少事實無從懸度尙
望詳述數行不嫌瑣碎家世名諱亦宜并列緩日遵當掇拾
成篇以慰足下友愛之心也足下居紛華利祿之場而卓然
自勵於學問來書殷殷以讀書爲文之道相詢謙沖之色溢
於毫楮顧不才如燮何足以承高問今夫文章之事亦至無
定矣或以經入或以史入或以諸子百家入而造其極則皆
足以名世而傳遠若必以得於經者爲上得於史者次之得

於子者又次之

此陳壽祺說

是亦拘牽之見也然文章之是非高

下要自有辨辨者維何蓋志於道者不期而自工志於文者
有時而鮮用出於誠者乃能動人而及物出於爲者必將飾
僞而取容而其立本之要則我得而斷之曰在多讀書能自
得不苟作而已而其讀書之大略則不外乎先之詩以正其
情次之書以攷其政次之禮以求其節次之春秋以明其斷
次之易以通其變次之語孟以反其約然後諷詠乎左氏以
修其詞反覆乎遷史以宏其體從容乎班書以厚其氣跌宕
乎莊騷以化其旨猶未已也於是泛濫乎諸史以通澈其治
忽之源馳騫乎百家以辨析其浩茫之理然後視吾性之所